

2020年温州修造了林斤澜文学馆,馆址选在林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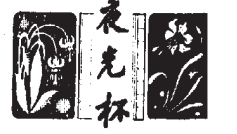
为林斤澜文学馆题匾

刘心武

澜父亲担任过校长的沧河小学,不过随着新时期教育事业发展,这所小学已经并入广场路小学,成为广场路小学沧河校区了。文学馆设计建造得很好,其门面展现出展厅,进入后里面有几个展厅,展厅最后通向学校图书馆,楼下是阅览室,楼上还有搞活动的空间。谁来书写林斤澜文学馆的匾牌呢?温州是著名的书法之乡,比我年长仍在世的,与我同龄在书坛活跃的,都大有人在,而且,林斤澜,我称他林大哥,中年后在北京开展他的文学事业,前后跟他相交、相识的文化人中擅长书法的,更不胜枚举,纪念他的文学馆的匾牌,按常理绝对轮不到我来题写,何况我从不看帖习字,一般情况下都使用硬笔而少执毛笔,岂敢领此重任?

但是,林大哥独生女林布谷打来电话:“刘叔叔,林斤澜文学馆这个匾,您一定要写!”

林大哥在世时,布谷跟我说过:“爸爸同行里,您是我最后一个叔叔的!”还说过:“我知道,您跟我爸最要好!”总记得,1978年头回去幸福大街他们家,很惊异他们住的那栋楼,以及附近的几栋楼,居然是南方那种设计:裸露式的楼梯和公共走廊,在北京这种地方,冬天西北风一卷,寒气会渗入



年轻时喜吹笛,混在农场“小分队”里,偶尔还敢独奏。继而向往吹管:长笛、黑管,尤其是萨克斯,无奈囊中羞涩,只能梦里想一想。返城,疲于奔命求生存,吹笛都无暇,遑论萨克斯。然而,西洋管乐萨克斯那悠扬、狂放、浑厚的音韵却如魔磁般地裹挟着我的心魂。即使是广场上那帮“老克勒”习吹萨克斯时那尚不圆熟的曲调,都能磁铁般地让我驻足良久。

乐曲牵引思绪穿越,耳畔似又回响起当年农场老虎灶里传来的萨克斯回响……

队里的老虎灶坐落在一条小河畔,每当夕阳渐渐落进河畔的芦苇丛中,知青们快收工之前,烟囪开始

三言两语记

徐弘毅

适而得体,准而到位。为能尽快改变与消除自己的不成熟之处,须持谦虚的态度学习与借鉴他人成功之方。心不在焉,行何在意?人非“三无产品”,但愿皆为有印良品。从元而始,从一而终。相敬如宾,相濡以沫,相睦而共。冷暖自如需多调剂,左右得当自常运济。少为无由的烦恼扫码,多给有益的安闲加码。拯救薄弱环节,成就蓬勃新机。

每一住户。在他家受到热情接待,头一次去就留我晚餐,记得林大嫂谷叶清炒出一钵芋头,只掺了少量细碎的葱花,吃进嘴好糯好香,林大哥告诉我,那是他们家乡温州的做法,温州好吃的东西多了去,不过,有的,比如说鱼丸、蛸羹、麦饼,只有到当地才得品尝。他们的那个单元很小,林大嫂说原来住的大一些,林大哥笑呵呵地说:“我下放回来,啍啍,自己家变别人家了,给换到这小的里来了!”他把当时受到的不公,非常幽默地表述出来,仿佛在讲一出喜剧。那时开始对生活分子落实政策,包括分配新的单元房,就说不出的夫妇,根据一个干部分到一套的规则,就离婚,以便分到两套,林大嫂就笑呵呵地对林大哥说:“好呀!我跟你离婚!”林大哥就笑得比她还厉害。

记得林布谷在我们吃完后才回家,说吃过了,问起来,是考进大学,毕业后想到新兴的电视行业一展身手,后来林大哥告诉我,布谷毕业后完全不要父母给她找路子,她凭自己本事进入了中央电视台,一度编导并主持了一档很受欢迎的少儿节目,以“布谷姐姐”的靓丽形象出镜。

我那以后跟林大哥越走越近,他对我的好,包括对我弱点的包容,对我工作上的指点,对我马失前蹄时的关怀与呵护,这些固然令我没齿难忘,但是,最令我铭心刻骨感念他的,是他总能跟我平等讨论文学艺术,点拨我,启发

老虎灶里的萨克斯

丁汀

冒出急促的黑烟,鼓风机慌张的嗡嗡声替代了悠扬美妙的萨克斯乐声。只有病假在宿舍的少数人才能听到老虎灶里隐约传来的萨克斯旋律,尽管我们听不懂67层烧灶工鲁德在吹什么曲子,但那时而柔美浑厚、时而如泣如诉般的乐韵,却一下子裹紧我的心魂。

据一个和鲁德一起在文艺小分队排练的知情者透露,鲁德的父亲曾是专业乐团的萨克斯演奏员,生前留下了一支产自德国的世界名牌“卡尔沃斯”。鲁德的青少年时期,就常常被父亲吹奏萨克斯时那狂放嘹亮、极富冲击力的乐声所陶醉,但他从不敢去触碰父亲视若珍宝的“吃饭家当”。直至临终前,父亲那句遗言算是同意了儿子渴望了多年的心愿:“这个东西,只能吹白相,千万不能靠伊吃饭!”

高中生的鲁德已经明白父亲英年早逝的祸根也是那支“卡尔沃斯”萨克斯管,当年可是被批得臭透臭透的“资产阶级靡靡之音”啊!可是,每当他打开管盒,装上吹嘴后,整个身心就融化在了萨克斯的乐声中,青春的丹田之气,迈过胸膛直冲脑门,每每欲罢不能,或许是父亲基因的缘故,鲁德的嘴唇吹肿了,没等完全消退,又会情不自禁地拿起那支萨克斯,似乎早就忘了父亲的临终箴言。



我,引逗出我的灵感,推动着我的探索。茅盾,于他于我,都是有恩的,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他把《姐妹》《一瓢水》两个短篇小说投给《人民文学》,编辑部拿不准,送给茅盾看,茅盾自己不会那样写,却认为作者是有才能的,建议刊登,结果两篇作品被安排在同一期面世,只是在版面上错开排印;我呢,在1979年2月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召开的长篇小说座谈会上,茅盾讲到短篇小说是小说创作中皇冠正当中的宝石,鼓励青年作家进行长篇小说创作,忽然停问道:“刘心武来了吗?”我起立,与茅公有数秒钟对视,我从他关爱鼓励的目光中获得力量,于是完成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。不久茅公公布了他打算撰写的《霜叶红于二月花》第二部的详细提纲,林大哥就跟我讨论:这种列出详细提纲再下笔的创作方法,是否有得有失?他的看法是,有得,就是胸有成竹,下笔不慌,但也有失,就是难免会桎梏在既定的框架里,产生概念化的弊端,所以,他写小说,会有腹云,却不追求腹中存雨,当然也就不列提纲,下笔后任笔触随灵机舒卷荡漾。我听了觉得甚有道理,但也与其辩驳:你以创作短篇小说为乐,可以如此,但写长篇小说,详细提纲倒不一定开列,人物表却是必须要事先拟定好的吧?就这样,我们褒贬前辈,也细探外国文学,比如讨论法国梅里美的小说《伊尔的美神》,爱尔兰剧作家约翰·沁孤

二姐出生半年,比她大一岁的大姐出痧子,传染上二姐,发烧,病后没人注意有异常。她刚读小学时,黑板上的字会抄错。老师来家访问:这孩子眼睛有问题?到医院一查,近千度的近视,且眼底坏了——高烧引发,无法逆转。

那年我刚上小学,是个夏日傍晚,要回二楼的家,却被一个大我两岁的男孩拽住,“你二姐留级了!”他和我二姐一个班。“老师找你妈谈话呢。”抬头,正看到母亲在水泥楼梯上,送女老师出门。我上楼进屋。屋里是夜晚降临前的昏暗,二姐在朝南屋角,一个侧面剪影,嘤嘤地哭。

不承想,二姐考中学考入了大姐读的那一所名校。她在小学留级那年立志:追赶成绩优异的大姐。一考四座惊。“眼睛要瞎瞎了”,母亲说。

1974年夏,我到二姐插队的江西。二姐从一间竹子搭建的屋里走出,满脸的黑,满身的灰,发梢沾着草木,说为迎接我,在灶台煮饭呢。她没戴眼镜,眼白清亮,眼珠晶亮,反射我的面影。

我那时在上海工厂学徒满师后,用积攒的钱买了相机,刚游完大

（现在多译成约翰·辛格）的独幕剧《骑马下海的人》（我们都看过郭沫若早年署名郭鼎堂的译本），得出共识：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（如象征主义）之间的边界应当是混沌的，互相交融，我们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的写法，但不妨借鉴现实主义包括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的手法。记得1979年我访问罗马尼亚回来，他饶有兴致地听我讲述罗马尼亚雕塑家布伦庀仔的大型雕塑作品：从悼念之桌到生命之门到无休止之柱，横亘在一座小城的中轴线上。

一贯通呵呵的林大哥,晚年对我唱叹:“啊呀,谷叶她不认识我啦!”林大姐在患阿尔茨海默病几年后病故。2009年4月11日,我和从维熙一起到同仁医院看望林大哥,他临时从病床上移到有靠板的椅子上坐着,我见到他大声呼唤:“林大哥,我来看你啦!”他便对我现出一个灿烂的微笑,那微笑永嵌我心。后来他被布谷和女婿扶回床上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维熙和我到病房外长长的露台上站立,我忍不住哭了。布谷后来告诉我们,我和

维熙离开医院半小时后,她父亲含笑仙去。

我要题写林斤澜文学馆的匾牌!不为别的,就为他对我那样地好过,不仅是世俗人际之好,尤其是论文谈艺滋养我灵气之非凡馈赠,并且,他生前也承认我是他作品不多的激赏型知音,顾不得那么多了,我以饱满的感情,蘸墨敬题下数幅匾牌,最后选出一幅呈交。布谷非常满意,认为有力度、大气,而且非常独特。匾牌制成后悬挂起来,似乎也没有什

么人吐槽,大概是因为许多人都知道我是林大哥作品的超级粉丝,我至今还在为推广他的作品,让更多的人能欣赏他那独特的文学风格,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但是,林斤澜文学馆开馆三年后,我才在2023年3月,到温州亲临馆所。这也恰是林大哥诞生的百年。抬头望匾,未及进门,就看到林大哥潇洒坐姿的铜像,一股热浪涌到心中,想再呼唤:林大哥,我来看你啦!

庐山,到二姐这边的“小庐山”。山风吹拂,丝丝馨甜扑鼻。上海女知青们在竹楼下,围坐竹椅,劈竹做筷子。她们都开心,说我的相机会把那个小庐山和她们形象,一起摄入镜框里。

我们去拍照,看漫山遍野的竹林。气候、阳光和山上的云遮雾绕,

二姐的眼睛

郑宪

适合竹子生长。但二姐说:这里砍下的竹子运不出去,竹筷不好卖。但她感到幸运:每天一开窗,一出门,满眼是竹海的绿,几年下来,她眼睛竟能看清一些东西了。干脆,她不再戴眼镜了——大自然之恩赐是治眼仙药。

在知青点,遇到一个叫尹强的男知青。强哥开一辆卖竹子的手扶拖拉机,带我去看当地的百丈山,虽没大庐山壮观,却有许多秀丽湍急的小瀑布。离开二姐处前一晚,我对强哥说,在中学毕业时我写了血书,要去大兴安岭干革命,是学校“硬把我分到上海工厂”。强哥听了斥我,“你

瞎讲!”他说你大姐为你有眼病的二姐留上海,先报名到农村插队。可你二姐分配时不留上海,把在工厂的机会给了你。“两个姐姐罩着你——她们伟大,你幸福。”他还告诉我,一个晚上,二姐回家,下大雨,因视力差,“只差小半米,人就要摔入一个崖沟,葬身几百米下的竹海”。

回上海后,我在家洗放照片。照片中,二姐遐想地眺望竹海,在竹海中笑得甜蜜。可那晚我边放照片边流泪。我愧疚,想二姐夜晚看不见路,寻不到自己宿的竹舍,怎么办?

前段时间,弟弟的女儿结婚,一家族人相会,我见到快七十岁的二姐,脸上皱纹少,头发尚黑。我说你真好看。她笑着说:好什么呀,眼睛看不见东西了。

二姐还是不戴眼镜,说戴了没用。她看上去精神,却凑着我:“我看你,一片模糊。”她现在身边有两个搀她行街过路的人,一个是对她体贴入微的老公,另一个是5岁多已很懂事的小外孙,“人活在世上,不能什么都拥有。你说对不?”想想,对的。

二姐还是西戴眼镜,说戴了没用。她看上去精神,却凑着我:“我看你,一片模糊。”她现在身边有两个搀她行街过路的人,一个是对她体贴入微的老公,另一个是5岁多已很懂事的小外孙,“人活在世上,不能什么都拥有。你说对不?”想想,对的。

瞎讲!”他说你大姐为你有眼病的二姐留上海,先报名到农村插队。可你二姐分配时不留上海,把在工厂的机会给了你。“两个姐姐罩着你——她们伟大,你幸福。”他还告诉我,一个晚上,二姐回家,下大雨,因视力差,“只差小半米,人就要摔入一个崖沟,葬身几百米下的竹海”。

回上海后,我在家洗放照片。照片中,二姐遐想地眺望竹海,在竹海中笑得甜蜜。可那晚我边放照片边流泪。我愧疚,想二姐夜晚看不见路,寻不到自己宿的竹舍,怎么办?

前段时间,弟弟的女儿结婚,一家族人相会,我见到快七十岁的二姐,脸上皱纹少,头发尚黑。我说你真好看。她笑着说:好什么呀,眼睛看不见东西了。

二姐还是不戴眼镜,说戴了没用。她看上去精神,却凑着我:“我看你,一片模糊。”她现在身边有两个搀她行街过路的人,一个是对她体贴入微的老公,另一个是5岁多已很懂事的小外孙,“人活在世上,不能什么都拥有。你说对不?”想想,对的。

么人吐槽,大概是因为许多人都知道我是林大哥作品的超级粉丝,我至今还在为推广他的作品,让更多的人能欣赏他那独特的文学风格,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但是,林斤澜文学馆开馆三年后,我才在2023年3月,到温州亲临馆所。这也恰是林大哥诞生的百年。抬头望匾,未及进门,就看到林大哥潇洒坐姿的铜像,一股热浪涌到心中,想再呼唤:林大哥,我来看你啦!



七夕会

有机会去辽宁盘锦油田,很是兴奋。没想到,油田最吸引我的,竟然是那高高耸立的抽油机。它们的雄姿,深深地感动了我。

我看到,每天,抽油机在那里勤劳地工作,从白天忙到黑夜,又从黑夜忙到白天,不知疲倦,忘我工作。长长的机架像长颈鹿的脖颈,长着一个椭圆形的脑袋在瞻望岁月;还有那些黄色条纹的安全标志,就像长颈鹿身上的斑纹。那脑袋,一上一下地工作,无声又执着。抽油机一上一下抽油的机械运动,就像磕头似的,所以又被叫作磕头机。

抽油机的周边是宽阔的原野,上面有许多小花小草。那些美丽的花和小草,似乎为它设计了美丽的绿地,抽油机矗立中间,显得更加高大伟岸了。

抽油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帮助人们,不曾休息过一分钟。于是,我想起小时候在校读书时,整个社会掀起向铁人王进喜身上那种艰苦奋斗

的精神学习的热潮,不是毫无来由的。王进喜们为创建石油城、为开采石油,奉献了青春岁月,甚至牺牲了生命。为国家分忧,为人民造福。把抽油机看作是石油工人的象征,完全合适。

不知不觉快到夕阳西下时分了,这该是记录抽油机雄姿的最佳时刻。于是,我扛着三脚架寻找自己认为最好的拍摄角度。我们足够幸运:由于中午下过雨,积下了个小水潭,抽油机的身姿刚好倒映在小水潭上,我把倒影作为拍摄的前景,天时、地利、人和都在我这边。霞光总在风雨后。晚霞越来越红,几道金光穿透云层,洒在远处的天边,绚烂如烟云,溢出了它的幽微与深邃,“咔嚓”一声,于是有了这张我自己深感满意的照片,似油画刮刀在调色板上留下的色彩。

夕阳下的油田

陈飞

我爱抽油机,我赞美它。它会永远映在我的心中。

摄影